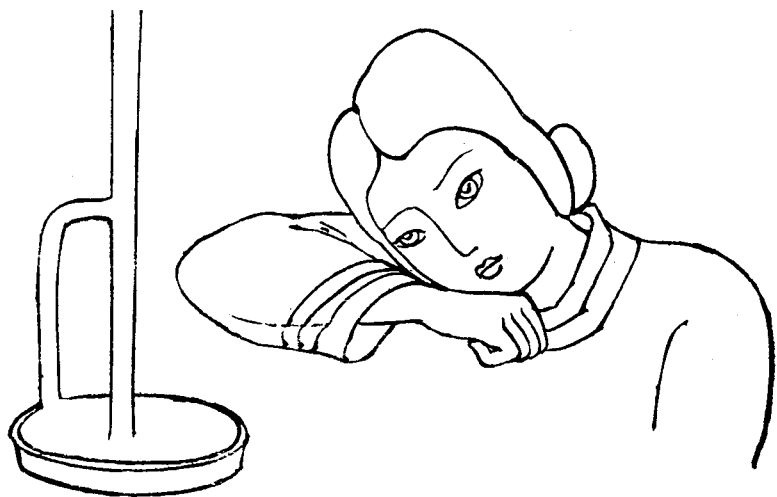


芝罘故事



書架故事

林 深
舒 展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石家庄

芝 果 故 事

林 深 舒 展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南宫市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8.25印张 175千字 印数：1-5,200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05-049-X/I·49 定价：1.40元

引 题

芝罘，西托蓬莱，东扶成山，面对大海，身在半岛，一面环山，三面拥水，月坠月升，潮起潮落，吟风弄月，观海听涛……

这儿，山鲜海鲜鱼虾鲜；树美草美水果美；地好水好空气好。就连风都是那样美好。它象一位热情的导游姑娘，温存地挽着游客的手臂，带人们去领略芝罘那甜美的风光，絮说芝罘那动人的故事……

目 录

神木匠.....	(1)
龚易图.....	(50)
情冢.....	(132)
金鸡梦.....	(152)
落花断魂.....	(188)

神 木 匠

一

这是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事啦。那时，芝罘城已是个重要码头了。泊位上常常停着来往旅顺口、天津卫、上海港乃至日本的大火轮儿，船上那白色大铁烟囱，突突地冒黑烟儿，汽笛儿呜呜地叫唤，花花旗子一摆摆地飘着……芝罘，这座坐落在渤海边上的小小古城开始繁华了。它就象一位刚开化的深闺女子，端庄、凝重、安祥、素雅。那湾围着碧海绿水的金色沙滩，是戴在芝罘颈上的金项链，而海边上那些精巧别致的小洋楼，则是镶在金项链上的红宝石。那新灌的洋灰官道，有如一位东洋美人的束带儿，紧紧束着芝罘的细腰儿。那栽满全城的法国梧桐，宛如一件西洋孔雀羽毛披氅，披在芝罘身上，绿绒绒，翠茵茵，遮掩得满城清气爽爽，阴凉沁沁。那蓝蓝的海湾——那时海洋受污染很少，海水是那样净美，似水晶、象琼玉！那是芝罘的透明的心灵。清清的河水，绿绿的山岗，细细的垂柳，弯弯的小巷，青堂瓦舍，古井幽院，真是美极了。据说，神话中的仙家三岛

（蓬莱、方丈、瀛州）之一瀛州便是芝罘。秦皇曾在这里射鲸求仙，清帝曾在这里留连忘返……谁不赞叹芝罘是人间仙岛，清秀之地？你走进芝罘，便立时飘然有乘云欲飞之感！

清秀之地出清秀之士。据说，同治光绪年间，芝罘出了一位天资过人的读书人。他的乳名叫水珠子。下生时，娘说他象水珠子一样清亮透灵：“看这小东西，两个小眼珠子和水一样清！就叫他水珠子吧。”

“呸！这名字太俗气！”爹一辈子崇拜庄子，有心叫儿子庄生，即庄子再生之意。又一想，自个儿生平师事庄圣，怎能给儿子起这名字呢？嗨，荒唐！荒唐！他连连拍着脑门子，改口道：“不能叫水珠子！珍珠子还差不离！”

“那不行！”娘一口顶回去，“珍珠子太死气，孩子是我养的，我说了算！”

“孩子是你养的？”爹又上来“迁板”气了：“岂有此理！我，我就没有份儿？”

“你有什么份儿？你们老爷们能下个蛋，还是能放个屁？不行，就叫水珠子！”

“好好好！”爹草鸡这些粗话，急忙捂住耳朵，没再聾下去。

后来，水珠子屡试不中，爹总埋怨娘，说全是水珠子这名字“丧霉”的。咳，真是妇人见识！水乃向低流之物也。

爹是读书人，二十岁中秀才便再就中不了举了。他自叹自个儿有其才而无其命。他看水珠子聪敏过人，俊逸超凡，更兼眉目之间有一股天灵地秀之气透出，便常常在心中发问：“这孩子，相貌清奇绝伦，莫非是庄子托生？”他拍拍脑门子，想了想，问儿子：“水珠子，你可曾常常梦见你腹

下生出双翼，翩翩而飞，似一巨蝶？”

水珠子小，听不懂爹这话。什么双翼呀、翩翩呀、巨蝶呀，都是些什么东西呀！

“哦，”爹拍拍脑门子，笑了，“然也！这些你不懂，双翼乃双翅也！巨蝶，巨蝶么……”又拍拍脑门子，“哦，乃大蛾子也！”

“大蛾子呀！”水珠子清水儿一样的眼儿放光了，象月光照在湖面上。

“对，大蛾子！”爹的眼睛也放光了，急急问道，“你可曾梦见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水珠子垂下眼皮儿。

“呔！”老秀才长叹一声，失望地坐到太师椅上，浑身一丝劲儿也没有了，就象一只散了架的筐子！他低下头去，沉沉自语：“难道我刘门真无进士及第之份？”

水珠子七岁生日那天深夜，孩子突然从床上惊起，赤着脚儿，光着腚儿，冒着秋夜那凉沁沁的露儿，惊火火地跑到老秀才的书房：“爹！爹！俺，俺梦见了……”

正在伏案夜读的老秀才呼地抬起头来：“你，你梦见了什么？”

水珠子平日里挺怕爹爹，他低下头去，两只赤脚放在一起，这只脚趾儿抠着那只脚背儿，鼓着两个腮帮子，嘟囔道：“俺……俺梦见俺变成个大蛾子，在后花园直飞……”

“啊——”老秀才手中书卷叭地惊落在地，“哈哈！天哪！无疑！我儿是庄圣托生！”他大笑起来，笑着，又放声大哭，继而又喃喃呐呐地在屋里踱着走着，不知口中嘟念些什么。最后，又拍拍脑门，“哦，对罗！”他奔至门前，

拉过索索发抖、如怕冷害凉的小猫儿似的水珠子，庄严说道，“从今夜起，爹将生平所学全教授于你！你有其命而还需有其才也！”也不管儿子光着腚，冷不冷，将他抱到太师椅上，刷地拖过一张宣纸，拿起笔，叭叭拍上墨，运上劲，刷刷两笔，写下一个透木三分的大个“人”字：“这字念人！贵人的！大人的人！为人当为大人也！”

“人，贵人的，大人的人，为人当为大人也！”水珠子一点也不绕口地跟着念出来。这几句话，爹常在书房里念，挂在舌头上说。他听得溜熟，都刻在脑子里了。

老秀才却惊罕万分，不由又仔细端详儿子一眼：这孩子，闻一遍而能朗诵也！真乃天分过人也！哈哈，天分过人。

老秀才仕途上失望之后，又对儿子燃起希望之火，从此再不进京赶考了，一心一意调教儿子。书房里，昼夜传出一老一少的读书声：“人生之价值……”

二

水珠子稍大，老秀才又办了“鹿林书院”，开堂讲书。水珠子、刘旨辇以及龚易图、白士清、荣庆等子都进“鹿院”读书。此乃后话，下面一章细细说到。这一章咱便不细表龚、白、荣三公。

水珠子二十岁便中了秀才。来年“省试”，他和同窗刘旨辇、白士清、荣庆又中了头五名。芝罘地方小，没出过大人物。同年出了四举人，了得嘛！地方上一合计，要给他们修“举人坊”，盖“举人第”，竖旗杆！和大地方中状元一

样，还要骑高头大马夸官三天！

夸官这天，满城的士男士女、老人顽童，都出来看举人老爷，街筒子里挤满了人。这位鞋子踩掉了，那位帽子挤飞了。有的女人不知什么地方被人掏了一把，发出又羞又恼，又急又怕的尖叫。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喧沸的街筒子立时静下来，就象哗哗开着的锅一下子盖上厚厚的锅盖。

举人老爷还没到，缓慢而清脆的马蹄声便远远传来了。人们都屏住呼吸，望着路那头——看举人老爷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

终于，青石道上缓缓行来四匹披红挂彩的高头白马，由披着红彩，戴着红缨伞形帽，穿着青色号衣的衙役牵着。头一匹上坐着刘旨辇。他穿着太团锦绣暗花的紫缎马褂，细碎小织花的蓝缎长袍，黑帮白底千层布底官靴，好一副衣锦还乡的派头：头梳得溜整齐，一条油光水亮的大辫子垂到马鞍上，两条彩红般的红绸十字交叉飘在胸前，脸上放着红光——象一个红彤彤的大喜字。他双眼含着泪花花，激动地望着眼前这条通往京城的官道，心中充满美好的憧憬，乃至忘了朝沿道向他撒彩纸、献鲜花、欢呼、顶礼膜拜的人群致谢，只是在心中不住地喃喃道：“旨辇总算青云有路矣！”

后一匹马上坐着荣庆，他一路上捂面大哭。再后一匹马上是白士清，他微微冷笑着，看也不看夹道的人群。最后一匹马空着，紫亮的牛皮鞍上，只驮着该披在新贵人身上的彩绸。水珠子没有来夸官，那马也似乎有些沮丧：垂头无力地迈着步子，腭后，留下一串串听起来有些发空的蹄声。

水珠子实在不愿夸什么官：如今这些人，你读书时他们什么嘲笑话都有。你得了一点功名，他们又生着法儿捧你！咳，懒得去见那些面孔！

他躲出来看匠人们盖“举人第”、修“举人坊”。他突然惊异地发现：那普普通通的石头，经匠人们叮叮当当一番雕琢，要它变个什么样，他就变个什么样：鼓形、柱形、条形、方形，甚至雕成飞禽走兽，刻成图画文字。那泥呀、灰呀、砖呀、瓦呀，在匠人们手里不几天，便变成了青堂瓦舍，楼亭阁院。

他不由赞叹连声：“你们手艺人真是造世之神哪！”

“哈哈，”匠人们笑了，笑他有些“迂板”，“我们要手艺的算哪路吊神！混饭吃的草木之人！你举人老爷才是上界神仙下凡的哪！”

给举人老爷竖旗杆那天，水珠子家庙前象唱大戏，不比唱大戏还热闹！那人哪，就象哇哇涨潮的海——直涌直喧！

刘旨攀的旗杆也竖在水珠子家庙前。这，还叫刘旨攀洒下两滴辛酸泪。他是个孤儿，自小讨饭来至芝罘。老秀才见他机灵聪明，很惋惜他的天资，也可怜他，便留养他与水珠子伴读。后来，又让他进“鹿院”读书。老秀才果然慧目识才，这个小要饭的寒窗十年后，竟与水珠子同年登科中举。这也是他穷人出身知道发奋之故。他自小飘零在外，不知祖上是何处，又感老秀才教养之恩，加上水珠子家也姓刘，便决定将旗杆竖在刘氏家庙前。

当两支杆尖带着正方木斗的高大旗杆竖起来，那两面绣着“文章魁首”、“盖世无双”的大红锦旗哗啦啦飘上半空

时，满腹文章、一生抑郁不得志的老秀才突然捂面大哭：

“啊哈哈！刘门总算是兰桂齐芳啦！”他又想到这大喜的日子不宜悲伤，莫“丧霉”了儿辈们的锦绣前程，便急忙咬住衣领，忍住冲击着喉头的悲声，一手拉着一个举人，仰望着旗杆上那飘扬的锦旗，告诫儿辈：“你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！要进士！一定要进士！”

老人的希望落空了。自中举后几年，水珠子和刘旨攀四进北京，四落孙山。每次从京华回来，刘旨攀都是一路直骂：“妈的，如今官场黑暗，考场污浊！那些龟孙子进士有几个真才实学的？全是凭他妈的‘黄门’、‘红门’、‘后门’登榜的！”

水珠子没搭话，只是深重地叹息一声。官场风气如此，他对仕途已淡漠如水了。即便进了士，做了官，也难以改变这社会。闹不好，自己也会由清变黑。一路上，经沧州、德州、青州三地，他亲眼看到田地荒芜，农民破产，百姓有如油锅里的鱼——在痛苦中煎熬，不由双泪长流，忧痛满腹，哪还有做官的心肠！老父亲临终之时再三叮嘱他中进士，中进士！他尽力赶考，不过是安慰老人那在天之灵！

“有朝一日，我得了第，非把他们斩尽杀绝不可！”刘旨攀跺脚发狠地说道，发誓再不进京赶考了。回来后，天天做“醉中太白”，在东坡楼喝了酒题诗，诗罢大骂，骂罢大哭，哭罢大睡。再过几个月，他清醒了，又昼夜苦读。

有人嘲笑他：“刘举人，不是再不考了么？”

他脸红了，喃喃辩道：“进士乃读书人本分，况老先生临终嘱咐再三……”

人家不听他的，嘻嘻直笑，他也只好陪笑，心里却要

哭：咳，读书人不读书求仕，还有何出路？！

三

最后一线出路也断了！这一年，废了科举制。青天一个雷，把天下读书人都震懵了！

刘旨輦放声大哭。一头一头地撞书桌：“天绝我辈也！”

水珠子很冷静，没哭也没闹，心里却十分忧焦：今后怎么办呢？

读书人就象被一枪打散了的鸟儿，四处纷飞，各找出路：有的去行医，有的去当先生，有的去做生意，有的去当相士。也有疯的、投海的、当相公①的。

刘旨輦来见水珠子：“年兄，我要去当兵！”

“啊？”水珠子吃一惊，“难道，难道再无它路可走了么？”

“这世道，有什么路可走？”刘旨輦冷冷地道。水珠子惊讶地觉出，几天的功夫，刘旨輦变冷酷了，眼里充满寒瘳瘳的杀光。那仇恨劲儿，似乎要嘎巴一声把世界捏碎！他不由打个哆嗦，呐呐道，“旨輦，好人不当兵呀……”

“不当兵干什么？我们这一生总该有点价值吧？”

“做什么没有价值呢？譬如教教书……”

“教书能封妻荫子，博取功名？”刘旨輦冷笑道。自废除科举制后，他都懒得和世人说话了。但对恩重如山的年

①卖淫为职业的男性。

兄，却还往外掏心窝子话：“年兄，伯父常教诲我们，为人当为大人也！古来今往，博取功名事皆在一文一武。如今，文路已绝，我们何不投笔从戎，以顺其时；战场上厮杀几番，若命大不死，也好博得个封妻荫子。如命短战死，也算轰烈一生，强似老死林下……”举人说得伤心，辫子飒地朝前一甩，垂下头来，声泪俱下。

水珠子不由也哽咽唏嘘，双泪长流：“好吧，人各有志，愚兄为你备酒饯行。”

“不！年兄，我们一同投军！”

“不不，”水珠子惊慌地连退三步，断然拒绝，“那是断断不能的！”

“呸！”刘旨辇直跺脚，“我们正当其年，正是该求作为之时……”

“不不，要去自行！”

“你却是为何不去？”

水珠子实是因为如今的兵多是举不义之战，杀害无辜，镇压善良。他极鄙视他们，常常恨呼其为匪兵、国患，但刘旨辇执意要去投军，他也不好说别的，只是推说扔不下这偌大家业。

刘旨辇看他那期期艾艾的样子，眼里又放出杀光：“好吧！我自有办法要你跟我一同走！”

当天夜里，水珠子家起了大火，偌大的一所举人第烧得溜光。水珠子呆若木鸡，夫人哭天号地。

满城的人都很惋惜：“嗨，举人家遭天火了！”

家产烧了，仕途断了，今后该往何处？水珠子举目茫然。刘旨辇又来找他：“年兄，这回无有牵挂了，和我一起

走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水珠子张着两手，“还有你嫂子……”

“那就把她休了，卖了，送烟花柳巷！”刘旨辇凶狠地说道，“要不我就把她杀了！”

“啊？你……你嫂子待你不薄呀！我……我这家是你烧的？”

“好啦！火是我放的！”

“呸！你、你怎么能这样！”

“不这样年兄是不会上梁山的！”刘旨辇双手一拱，甩下辫子，扑通给水珠子跪下了，泪流满面地道：“年兄，我也是为你好，我们的前程亦在此一举……”

“咳，你怎么总想自己的前程呢？为国为民方是读书人之己任！”

“如今乱世年月，只有三尺青锋方能安邦靖民！”

水珠子想了想：“好吧，”躬身搀起刘旨辇，“家遭天火，无法治宴，愚兄东坡楼与你饯行！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水珠子惨笑道：“我也自有主张！”

东坡楼上，水珠子含泪斟上一杯水酒，高高擎给刘旨辇：“旨辇，你为人刚强，我便不必说珍重话啦。只望你投军后以仁慈为本，少杀一些生灵。”

刘旨辇头猛地一甩，嗖地把辫子缠到脖子上，咯噔一口咬住辫梢儿，冒火的眼睛仇恨地盯着杯中之酒，将嚼烂了的字儿吐出来：“不！我要杀！杀光了这个可恶的世界！”

送走了刘旨辇，水珠子也面临着人生的抉择，他的心胸很高，如杜甫所歌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

颜”。可是，如今功难成，名难就，焉能以庇天下寒士？总之，一个人要有所作为，正如旨輦所言，人生总该有点价值。怎样才算有价值的人生？为人当为大人也。难道只有成为大人者一生才有价值？千朝百代，大人物才有几个？这世界还不是小人物养活的？人，总不能个个都成为良相良医吧？他想起修举人坊、举人第的匠人们：象他们那样巧手神工、创造世界，岂不是亲手盖广厦千间，以庇天下寒士？嘿，这也有意思得很哩！何乐而不为之？可是……他又很忧虑：自己读了半辈子书，文弱薄力，能干得了那苦营生么？再则，人过三十不学艺呀！不！活儿都是人干的！人哪，只有享不了的福，没有遭不了的罪！干吧！人生的价值在于磨练！三十而何妨？曹孟德暮年还唱“壮心不已”呢！

一个星明月朗的秋夜，举人水珠子携带妻子悄悄离开芝罘城……

四

十几年后，水珠子和妻子又回到芝罘。这时，洪宪皇帝^①的天下也坐过了，男人们的辫子早剪去了。世道变了。道台衙门变成了市府衙门，穿马蹄袖，披号衣，前胸后背绣着大个“勇”字，挎腰刀、戴伞形红缨帽子的衙役，换成绿军装的盒子炮了^②。衙门口大旗杆上的黄龙旗子拔掉了，如今猎猎飘扬的是张大帅（张宗昌）的霸王旗。十年的风风雨雨，剥落了刘氏家庙前的“举人旗杆”那朱红风采。

①窃国大盗袁世凯。

②背盒子枪的差役侍从。

水珠子的风貌也变了。从前是蓝缎子长袍，古铜色缎子马褂，腰挂玉佩，手摇纸扇，一条大辫子梳得溜光，手又绵又软，象丝棉细绸，十指又细又长，似剥净的葱白儿，脸儿细润白净，象光洁的精白玉。他风度高雅脱俗，清奇有如春柳枝儿。连小鸟儿都想落在他身上欢唱几声！

如今，他穿的是白粗布对襟小短褂儿，黑洋布宽腿叠腰裤子，猪皮绑鞋^①，剃着光脑袋。他手变硬了，硬得象石板儿。手指骨变粗了，粗得象带疙瘩的树枝儿，脸儿变糙了，土里土气象块土坷垃。

从前，他每逢走出举人第，先站在高台阶儿上四下望一望。然后，哗地摇开纸折扇儿，轻轻掸掸袍襟（似乎袍襟上碰了什么灰尘），最后，才迈着八字步儿，缓缓走到街上。遇见熟人，双手一拱，抱着纸扇儿，斯斯文文打招呼：“张兄，何往？”直等人家答应了，走过去后，他才摇摇摆摆而去。若遇见来往的车辆，他总是侧身闪到路边，让车辆隆隆过去。生怕那大木轮子把路尘甩在身上。若是粪车尿担来了，他总要禁不住屏住呼吸，俟车担和臭气过后才长长喘一口气。有时遇到车上坡或拉车人年老无力，车行太慢，他几乎憋得脑筋崩涨、胸口炸裂，甚至在三九天也会憋出一头大汗。但他却不象那些斯文人，当着拉粪担尿人用纸扇遮掩着鼻口，脸上做出一副厌恶相。

如今呢，他走路象打夯，打得地皮冬冬响，一步便跨出家门儿。见了熟人，不抱拳也不打拱，手一招：“哎，张大哥，上哪？”也不管人家答不答应，过没过去，自个便冬冬

^①注：一种用带毛猪皮绑扎起来的简便鞋子，多是出苦力的人穿。